

# 美国当代拉美裔移民问题管窥

## ——拉美移民潮与美利坚文明聚合力

于 森<sup>1</sup> 张家唐<sup>2</sup>

(1.保定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2.河北大学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第三次拉美移民潮以墨西哥移民为主体,它具有移民分布集中,历史与语言文化风格独特,规模庞大的特点。拉美移民族群难融于美国主流社会,美利坚文明的聚合力受到了冲击,从而招致美国社会的不满以及政府政策的限制,这引起了美国与拉美有关国家之间的外交摩擦。本文试图对拉美移民潮给美国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作出客观评价。

[关键词]拉美移民潮,墨西哥移民,美利坚文明

[中图分类号]K7 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6-0053-05

Lati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hesive Forc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Abstract: The third rolling trend of Latin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in the 1960s and its main body was Mexican immigran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is Latin immigration could be illustrated by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mass distributing, the culture trait and the large scale. Amalgamation of Lati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very difficult. So the cohesive forc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was affected. American core society was discontent with this status and American restrictive immigration policies were put into practice. So there were constant frictions in the matter of Latin immigrants betwee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Latin immigration on American society.

Key Words: Latin Immigration, Mexican Immigrants, American Civilization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以欧裔为主的多元移民国家,盎格鲁—撒克逊族裔在十三殖民地的移民和繁衍,形成了独立的美利坚民族,奠定了多元的美利坚文明的基础。此后各色移民共同推动了美利坚文明的发展。因此美国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移民史。移民既为美利坚文明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挑战。这种矛盾突出反映在当代美国拉美裔移民问题上。在美国历史上,以墨西哥移民流为主体的拉美移民潮至今共发生三次。第一次发生于20世纪前期,第二次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到50年代,第三次始于60年代,并跨世纪延续至今,方兴未艾。以墨西哥移民为主体的拉美移民不同于往昔的移民和当代的大多数其他移民,他们具有独特之处,对美国现代文明产生了新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8-06-20

在分析第三次拉美移民潮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时,我们不妨先分析这次移民潮的特点:

1.美国第三次拉美移民潮规模庞大,尤以墨西哥移民为主体。上帝没有让墨西哥人富裕起来,但却让墨西哥人离财富很近。拉美与美国同处一块大陆,而墨西哥则地接美国,两国边界线漫长,边境上又无高山深川之碍,人员往来便利。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发达国家与一个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这样一条相对平坦的漫长陆地边界(欧洲与北非之间有地中海相隔),相对于其他国家,墨西哥人有地利之便。美国的繁荣富足所形成的强大吸引力,驱使着墨西哥(拉美)人不断跨越边界涌向北方,去寻求

再加上美墨边境线疏于防守,非法移民因而数量巨大。

自己的“美国梦”以改善自身生存状况。有利的地理因素为庞大移民潮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他们借助这种天然的地理优势，源源不断地穿越边境，进入美国，移民潮由此兴起。更重要的是，往来交通的便利使这些移民得以同其在墨西哥的亲友和家乡保持密切联系，这是墨西哥移民的一大优势。如上所述，十分有利的地理因素和差距悬殊的经济发展水平推动了墨西哥移民规模的扩大。从1965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每年仅合法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就有10万左右。此外，还存在着非法进入美国的大量墨西哥（拉美）人。到2000年墨西哥移民占了美国人口当中在外国出生总人数的27.6%。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在美国大约有500万美籍墨西哥人，在美国众多族群中，这是最大的族群之一。估计另外还有200万墨西哥非法移民居住在美国。再加上人口普查局忽略不计的具有墨西哥血统的那些人（及其他个别低收入者），在美国祖籍是墨西哥的实际人口可能接近800万人，可见拉美移民潮规模之巨大。而且，目前的移民潮没有呈现出任何衰退迹象，因为导致移民潮涌入美国的许多因素仍然存在。

2. 第三次拉美移民潮具有移居分布集中的特点。西班牙语裔拉美移民在美国之分布具有地区性集中的倾向：墨西哥人聚居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古巴人在迈阿密，多米尼加人和波多黎各人聚居在纽约。以墨西哥人为例，绝大多数美籍墨西哥人生活在西南部的五个州，这一地区比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加在一起的面积还大，仅洛杉矶市区的面积就比利时的领土还大。这些地方的墨西哥裔人口加起来超过400万，而其中大约一半又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他们的人口大大超过了黑人，约占该州总人口的1/6。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社区广泛分布在美国西南部各地，但在每一个地区，他们又都是聚居性的，甚至北部的芝加哥一带也有规模颇大的墨西哥人社区。一般情况下，移民定居的分散性对于他们融入美国文化极为有利，移民越是聚在一起，其融合的速度越慢，也越不彻底。拉美移民分布之地区集中，势必影响美利坚民族的融合过程，从而削弱美利坚民族凝聚力。

3. 此次拉美移民潮还具有独特的历史影响力与文化特征。美墨两国当然不会忘记它们的往日纠纷，现今美国西南部的大片土地在1846年美墨战争前曾经属于墨西哥。在美国的陆上近邻中，墨西哥是唯一这样的国家：美国曾经入侵了它，而且吞

并了它的一半领土。墨西哥人没有忘记这些历史伤痛，而美国夺人领土，自然心虚。当大量墨西哥移民重新回到他们祖先曾经生活过、曾经属于其母国的土地上时，美国人的忧虑和猜疑便产生了。同时美利坚文明与拉丁美洲文明相比较，差异很大。美利坚文明源出不列颠，尽管总体发展呈多元化态势，但英国新教文化仍是其主流，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文化是美国主流文化。拉美文化是一种“拉丁语”文化，拉丁语系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是其主要语言；拉美文化又是一种天主教文化，罗马天主教在拉美地区占据着支配地位；而且拉美地区曾经是古代印第安文明的繁衍之地，印第安文明虽已遭到摧毁，但在其“残骸”之上形成的拉美文明却多少保持了一些“印第安”特征，融合了印第安土著文化。这些特征显然与美国主流文化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墨西哥移民采取文化孤立态势，这些移民对母国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因而对美国的主流文化持观望态度。例如美籍墨西哥人的文化注重家庭，同意大利移民一样，对家人热情，对外人敌视是墨西哥人的特征。家庭的稳定性和排外性是墨西哥人社区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可见墨西哥移民融入美国文化与社会的难度大大超过了昔日移民。墨西哥移民之难融于美国社会，就好像在一个大熔炉中，一块物质难于熔化，相反它不断膨胀下去，最终将影响到熔炉的整体熔化进程。美国就是一个大熔炉，它广熔百物，海纳百川，融合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族群，在吸收不同文化营养的同时，将之与美国主流文化融合，共同构成美利坚文明。而美国的拉美移民小社会则好似一块难熔之物，在美国这个大熔

---

引自《美国种族简史》，第313页。原文见美国人口普查局：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第224期，第20页（华盛顿，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3。

在对美国的拉美移民中，仅墨西哥一国即独占1/2。见张善余《世界人口地理》（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4-336页。

至于其他拉美国家，例如仅在1980年一年中，就有12万古巴人涌进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Key West）。见大卫·M.雷墨斯：《仍旧是金门：第三世界来到美国》（David M. Reimers, Still the Golden Door: The Third World Comes to America），纽约1985年版，第169-170页。

美国人口普查局：1970 Census of Population, General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PC(1)-C6（华盛顿，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第385页。

美国曾经试图吞并北邻（英属）加拿大，1812年双方爆发过战争，以美国失败告终。此后，美国逐渐放弃了该政策。

炉中,它顽强地生存着,并且强有力地抵制着英语主流社会的同化作用。

## 二

语言是文明信息的重要载体之一,它最能直接体现文明的文化特征,西班牙语(以及葡萄牙语)承载着拉美文明。西班牙语裔拉美移民的巨大规模、分布集中的特点使西班牙语的使用世代相传。例如在语言使用上,西班牙语裔拉美移民仍然坚持使用母语语言。西班牙语几乎是一半美籍墨西哥人的家庭用语,美国大约有47%的美籍墨西哥人是在说西班牙语的家庭里长大的。美籍墨西哥人在美国习惯使用西班牙语的比例,高出欧裔其他种族使用本族语言的比例。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经强调,美国必须只拥有一种语言——英语。与此形成对照,到21世纪初的2001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祝贺墨西哥国庆节时,宣布实行每周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双语向美国人民发表总统广播讲话的制度。可见近一个世纪以来,西班牙语地位不断提高,并且在当今美国使用程度日益广泛。

语言的使用首先影响微观经济领域。在拉美移民集中的城市(例如在迈阿密),双语家庭的平均收入可能会超过只讲西班牙语、乃至只讲英语的单语种家庭的平均收入。这更加促进了西班牙语的推广,并势必影响到英语独霸美国的传统局面。而西班牙语族拉美后裔开始要求把西班牙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使西班牙语获得仅次于英语的地位,把美国逐渐改造成一个双语国家。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创造了美利坚文明。最初,移民当中占多数的是英国新教徒。正是经过他们的努力,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初步建立起来,美利坚文明得以形成。因此,使用英语(西日耳曼语系)和信仰英国新教文化是美利坚文明的传统特征,其主流社会始终维护着这一传统,新移民只有接受之,才有可能获得普遍认可,步入主流社会。但是拉美裔移民潮在美国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与文化飞地,如果持续下去将影响到美国主体社会的同一性,从而削弱美利坚文明的聚合力。多元文化的存在当然可以丰富社会生活,增强国家活力,美国的繁荣离不开多元移民文化的贡献,但“多元”不是多文化体独立并存,而是在多种文化交融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多样性的统一,这也是美国文化的传统特征之一。而拉美移民潮正在打破这一

格局,影响美国文化与社会聚合性。近邻加拿大的窘境便是例证。历史上英语区与法语区(主要在魁北克地区)的并存,延续了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对立,加拿大分裂的危险始终存在,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酿成法语魁北克的“十月危机”,发生暴力冲突,国家一度濒临内战边缘。1980年魁北克省全民公决,魁北克省约86%的选民参加了公民表决,结果以59.6%的多数票否决了魁北克省政府同加拿大联邦政府就分离问题谈判的企图,使加拿大度过了一次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危机。但危险并未消除,法语魁北克问题一直难以平息,而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冲突是其先导。美国人对于在加拿大闹得沸沸扬扬的英法语裔之间的冲突并非熟视无睹,邻居的内讧在美国不可能没有影响,担心美国存在同样情况者不乏其人。

前面已有所论述,拉美移民持续不断的流入使西班牙语文化在美国的影响日益扩大,虽不能触动英语的主体地位,但已影响到了英语在美国的大一统局面,西班牙语区正在形成。美国人总爱自比为新的罗马帝国,而历史上东西罗马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不也是东方希腊语区与西方拉丁语区的分道扬镳吗?在帝国西部,拉丁语占支配地位,政府、商业、宗教活动均以拉丁语为基础,拉丁语的方言化最终形成了日后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雏形;而东部罗马,希腊语在希腊化时代早已广泛通行,在希腊化世界,希腊语是当之无愧的国际语言,在罗马帝国时代,拉丁语始终不能取得支配地位,希腊语仍在东部帝国广为使用。拉丁语同希腊语一西一东,分化对立,势必会加大帝国东西部之间在文化发展上的差异性。东西教会宗

---

波多黎各人和古巴人更甚,前者超过了70%,后者则近90%。

因为西班牙语的推广深入了家庭,自下而上在美国社会展开,影响深刻。

西班牙语实际上已经成了美国的第二国语。

有些移民族群还使用其他语言,如法语等。来自各国之移民及其后裔也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这就在美国形成了一块块不同的语言区。

危机因魁北克法裔极端分离主义者的恐怖活动而起,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处理危机过程中,动用了军队。

美国政府在魁北克问题上,最终采取了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反对魁北克地方独立的政策。

虽然只是些规模较大的西班牙语裔拉美人聚居社区,但分布广,数量多。

文化发展上的这种差异性在帝国之初已有之,并且对罗马的统一已经起到瓦解作用。

教语言的不同,便是例证。而宗教语言的迥异更是东西教会大分裂的导因之一。帝国终于在希腊语区与拉丁语区对立的前提下东西分裂,而此后维系千年的拜占庭帝国实际上是一个希腊人的王国。观今宜鉴古,虽然美国的情况并没有上述史例那样严重,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今拉美移民潮对美利坚文明聚合力的削弱和影响。

我们可以看出,文明作为一个有机体也有其聚合和分解的过程,一个成熟的文明绝不是由各部分拼凑而成的,而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文明包罗万象,同时又海纳百川,文明的各个组成部分既有其独立性,又必须互相融合交流,走向聚合,共同构架文明整体,否则,文明将面临解体。而文明有机体中存在一个向心力——文明凝聚力(它包括民族凝聚力),文明凝聚力维系着文明的整体性。一旦这种凝聚力受到削弱,文明有机体“病变”的几率就会加大。移民的母国语言的保留会削弱美国文化的同质性,因而不利于移民的融合和保证美利坚文明的凝聚力。

### 三

西班牙语使用范围的逐步扩大引起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强烈关注。例如在双语教育问题上,赞同把语言同化作为促使移民对移住国认同之政策的美国人担心,如果移民保留他们的语言,他们就不愿意甚至无能力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公民。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有些观点往往走向极端。一些人甚至认为问题根源在于拉美移民所具有的较高生育率。这种观点包含着英裔主流社会对拉美移民的歧视与恐惧,有人甚至斥之为一种隐含的种族主义。这种斥责一针见血,种族歧视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大顽疾。

除种族主义者外,环境主义者大都对移民人口问题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移民人口增长使自然资源消耗速度加快,环境也遭到了破坏。这种将移民人口的增长与环境破坏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当今美国移民问题大辩论中的一种新观点。而工联主义者认为,低素质移民缺乏技术特长,他们加入劳动大军后降低了劳动质量和劳动报酬,最终导致美国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的不稳定性加剧。更有部分经济学者认为,移民积累资金向母国回流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之一,“美国是美国人的”,移民廉价劳动力把原属于美国人的工作

夺走,移民是美国经济的负担。值得注意的是,反移民潮情绪部分来自非盎格鲁-撒克逊裔集团,特别是1880年以后移民美国的各族裔集团。甚至那些早些时候到达美国的美籍拉美人也认为拉美移民数量过多。其次是民意测验结果的一致性,即人们要求加强对移民的控制。1992年全国性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超过一半的美国公民赞成在一个新移民法出台前冻结移民。1993年的一项民意测验发现,受调查者中也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移民对美国是一件坏事,移民夺走了美国人的饭碗。伴随着社会舆论的变化,美国出台了限制性和选择性移民法规,早在1986年便颁布了“移民改革和控制法”,决定采取严厉措施制裁雇佣非法移民的雇主。1988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肯尼迪-辛普森法案》,美国移民政策开始转向主要以专业技能和英语水平来有选择地考虑吸收国外合法移民。根据该法案,外国的技工、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员被允许优先批准移居美国。1990年10月,国会又通过了新移民法案,对移民政策做了较大修改,法案虽然增加了移民限额,但是强调移民的职业技能和民族的多样性,对移民自身条件的选择性和限制性更强了。

受新移民政策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大批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的移民,他们多数是农业工人、建筑工人、清洁工,干的是苦活、累活,得到的报酬却很低。然而,新移民政策要求各州政府制订计划,削减直至最后取消对移民的食品、医疗和住房等补助,以减少政府社会福利支出。而且,新移民政策要求,法律生效后若干天内无证移民如不能取得合法居留权必须自动离开美国,否则就要被遣送回国,而且今后再无权申请居留或移民。目前在美国有几百万无证劳工,其中墨西哥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从实际情况看,大多数无证劳工都不可能短期内取得合法居留权,因为新移民政策过于苛刻。新政策甚至规定只有年收入在一定水平以上的移民才能为其亲属申办居留或移民,而且受移民名额的限制。所以,绝大多数在美国打工多年的无证劳工,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申请合法居留或移民的权利,面临的选择只能是回国。

移民问题历来是美国和拉美国家关系中一个棘手的问题,特别是拉美无证劳工问题经常引起美国与有关国家的摩擦。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影响到了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墨西哥和一些拉美国家反应强烈。新移民政策赋予美国移民当局以

更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在入境口岸就地遣返持假证件者或无证件者,而不需要由司法部门审理后再行遣返。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可能会使问题比以往更加尖锐,双方矛盾愈益激化。墨西哥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新移民政策不仅直接影响到在美国的拉美移民的权益,而且给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带来了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拉美国家向美国大量移民是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及其他经济因素影响引起的。一方面,拉美国家经济落后,失业问题严重,大量劳工跑到美国挣钱养家。从墨西哥等国家的情况看,大量劳工向美国移民,不但挣回了外汇,而且缓解了国内就业和人口压力。墨西哥移民和劳工每年汇回几十亿美元外汇,仅次于石油工业和旅游业外汇收入。而如果在美国打工的几百万无证劳工全部回国,将会大大加剧严重的失业问题,对政府形成巨大压力。正因为如此,墨西哥政府对美国新移民政策极为关注,要求美国公正地对待劳工的人权和劳动权,不歧视墨西哥移民,不大规模遣返墨西哥已在美国境内的劳工。墨西哥总统塞迪略则表示,墨西哥政府将运用一切法律和外交手段来要求美国政府尊重墨西哥移民和劳工的合法权益。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也开始制订计划,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其他中美洲国家也强烈反对美国新移民政策,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大规模遣返中美洲移民。但无论是墨西哥,还是其他中美洲国家,在短期内都没有能力安排大规模遣返回来的数量巨大的劳工大军就业。

另一方面美国西南部几个州大量需要农业工人和劳动力。美国单方面采取强硬措施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在激起拉美国家强烈不满的同时,也引起国内一些农场主和企业主的不安。他们担心劳工市场劳动力不足,影响其生产和经营。在美、墨农业双边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就表示,应该立案修改新移民政策,允许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的临时劳工入境打工。

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地评价拉美移民的作用。如同往日移民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一样,当今美国的建设与发展、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是同拉美移民的参与分不开的。拉美移民的劳动、才干和财富促进了美国社会的进步。一些观点就认为拉美移民的高强度

劳动使劳动产品时间缩短,成本降低,消费增长,服务行业壮大,就业机会增多,而且移民承担蓝领工作使许多蓝领阶层的美国人进入白领阶层,中产阶级队伍壮大,美国本土贫富差距缩小,美国民主得以保证,等等。综上所述,可见拉美移民潮正以其独有的特质影响着当今美国发展的轨迹,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理性看待。

【作者简介】于森,男,1980年生,河北省保定市人,河北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保定学院历史系教师,研究方向为加拿大史和拉丁美洲史。

张家唐,男,1950年生,河北省唐山市人,河北大学工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倪金荣】

#### 参考书目:

1. J.L.Granatstein;Irving M.Abelar, R.Craig Brown eds, Twentieth Century Canada,second edition [M].McGraw- Hill Ryerson Limited,Toronto,1986.(JL.格兰纳特斯泰因,欧文·M.阿贝拉,R.克雷格·布朗等编:《二十世纪加拿大》)。
2. J.M.Bumsted,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eoples[M].Toronto, Oxfo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J.M. 巴姆斯特德:《加拿大民族史》)。
3. Michael C. Meyer, William L. Sherman, The Course of Mexican Histo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4. 大卫·M. 雷墨斯:《仍旧是金门:第三世界来到美国》[M].(David M. Reimers, Still the Golden Door: The Third World Comes to America),纽约 1985年版。
5. 美国人口普查局:1970 Census of Population,General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R].PC(1)- C6(华盛顿,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年版)。
6. [美]托马斯·索威尔著,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 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刘绪贻卷主编,刘绪贻、韩铁、李存训著:《美国通史》第6卷,《战后美国史 1945—200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 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上卷全两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9. 李春辉等主编:《拉丁美洲史稿》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10. [法]孟德斯鸠著,婉玲译:《罗马盛衰原因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11. 张善余:《世界人口地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